

鸞鸞蝴蝶派研究資料

魏紹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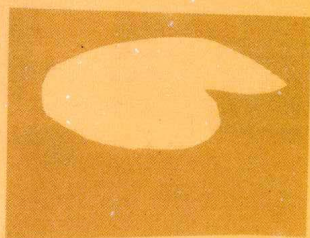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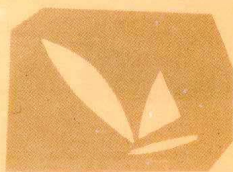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

魏紹昌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八〇年·香港



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

魏紹昌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大華永記印刷廠承印
葵涌和宜合道173號F座二樓

*

1980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三十元

ISBN 962-04-0056-9

出版说明

鸳鸯蝴蝶派又名礼拜六派，起源于清末民初，在“五四”运动前后二十年间曾经相当流行。属于这一派的作家队伍在新闻、出版以及电影、戏曲、广播事业等方面曾经占据过相当优势。他们人数不少，作品内容广泛。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曾经被看作是这一派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其实，这一派作品不限于才子佳人哀情小说，它还包括社会黑幕、娼妓、武侠、侦探、历史、宫闱等方面。鸳鸯蝴蝶派是以趣味主义文学观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兴起并逐渐占了优势之后，它的市场就逐渐缩小了，终于随着中国社会的革命变革，而在中国大陆归于消亡。

本书收集鸳鸯蝴蝶派资料极为丰富，包括有：报刊杂志一百六十二种，六十六个作者小传，以及这一派创作的小说书目索引等。全书共分四辑。第一、二辑收录新文学著名作家鲁迅、沈雁冰等人以及近年来文学史著作中评论这一派的文章三十余篇。第三、四辑为这一派作者对他们自己的观点、创作活动的自我介绍和评议等。

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史家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文学爱好者阅读的对象之一，因此，收集整理这方面的有关材料，编辑出版，既有利于

史料的保存，更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本书编成于六十年代，一九六二年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过一版，这次由我店在香港重印出版，供应海外读者。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叙 例

- 一、鴛鴦蝴蝶派，亦名禮拜六派，是现代文学史中宣扬趣味主义的一种流派。他們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并披着“超政治”的外衣，以闲书或娱乐品的面貌出现，一味投合小市民讀者的口味。鴛鴦蝴蝶派作者大都受的是封建社会的文学教养，而作品滋生繁殖的温床却植根在现代帝国主义侵蝕下的“十里洋场”（上海是它的大本营），因此鴛鴦蝴蝶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产物。
- 二、鴛鴦蝴蝶派起源于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前后二十年間是它的全盛时期，它的衰落是和新文学的壮大互为消长的。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它在新聞界、出版界，以及电影、戏曲、广播事业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才逐渐丧失，而它的“流风余韵”是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彻底改变了旧社会的政治經濟基础，才完全消灭的。（当然，后期以海派小报文人最为猖獗，但这些海派小报文人的基本队伍，又是和鴛鴦蝴蝶派有着很深的血緣关系的。）
- 三、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以小說（特别是长篇）为主，也最有代表性，内容則分社会、黑幕、娼門、哀情、言情、家庭、武俠、神怪、軍事、偵探、滑稽、历史、宮闈、民間、反案等种种类别。作品的文字形式，早期多用文言，五四以后多用白話，这是他們迎合时代潮流必然的趨勢。可是他們中間就有部分作者认为鴛鴦蝴蝶派这一名詞，只能局限于民国初年用駢体

文写才子佳人婚姻不自由的哀情小說的一支。他們所以作如此狹隘的理解，是由于他們沒有認識到鴛鴦蝴蝶派的实质——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

四、本书选輯的各种鴛鴦蝴蝶派史料，限于編者的見聞和水平，不够恰当和不够完备之处，在在难免，但愿藉此“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指正和补充。这里将分輯的概况簡述如下：第一輯中所收的都是新文学方面当初批判鴛鴦蝴蝶派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大都为了适应当时客观上的要求，因而富于战斗气息。第二輯中节录了近年来几种现代文学史中論述鴛鴦蝴蝶派的篇章。这些篇章对鴛鴦蝴蝶派的范畴初步作了系統的分析 and 总结性的评价。

五、本书第三輯的六組文章，基本上都是鴛鴦蝴蝶派局內人的“夫子自道”。第一組是他們自己議論鴛鴦蝴蝶派这一名称的文章；第二組是刊物的发刊詞、編者話、祝賀詞以及刊登的广告，通过这些文章，宣传他們的文学主张；第三組是他們自己評論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第四組中前两篇小品恰巧起了提供他們自己同文名单的作用，后一篇文章則对这派作者的社会渊源作了扼要的交代；第五組是鴛鴦蝴蝶派的一支——黑幕书的两篇序文；第六組是三篇关于《啼笑因緣》的文章，《啼笑因緣》的內容溶社会、言情、武俠于一炉，是鴛鴦蝴蝶派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品。

六、本书第四輯所收的小說史略、期刊丛話和作者小史三部文稿，除了作者小史采用了大部分旧作之外，前两种是范烟桥和郑逸梅两位同志根据他們的旧作重新改写和补充的。他們两位认为名称用“民国旧派小說”較为适当。（“旧派”两字是和“新文学”相对而言的。）为了尊重他們的意見，編者只对原稿做了一些文字技术上的修訂，标题和文章內容都沒

有改动。至于这个名称問題，編者也认为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他們兩位为学术工作提供自己熟悉的資料，并給本书以热情的支持，这份盛意是值得感謝的。

七、本书附录的小說书目索引，是以长篇为主的一个不完全的統計。其中附列的两个专题书目，《北派作品》和《馮玉奇作品》：前者是以天津这个“小上海”为孳生地，并且在上海大量翻印和推銷的，这是南北两个地区在相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所生长的同一类产物，目录中的作品大都是抗战以后解放以前这段时期在南北盛行的；后者也是这段时期在上海出版的，馮玉奇“作品”的内容充滿了色情荒誕的毒素，文字庸俗并且不通，其中又有許多是別人的代笔，这种大量生产和傾銷体现了恶性“薄利賤卖”的商品主义，可以說馮玉奇是鴛鴦蝴蝶派末期愈趋腐朽墮落的典型“作者”。

八、关于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除这本史料之外，还准备編一本作品选集。将鴛鴦蝴蝶派的主要作者的代表作品（长篇节录其中的片段）都收罗在一起。配合这本史料，为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份关于鴛鴦蝴蝶派的比較完备的参考資料。

九、本书承茅盾同志題签，刘文昭、陈振鵬、杨福章等同志协助編輯，并此志謝。

目 次

第 一 輯

上海文艺之一瞥〔节录〕	魯 迅	2
儿歌的“反动”	魯 迅	6
名字	魯 迅	8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节录〕	沈雁冰	10
“写实小说之流弊”?	沈雁冰	17
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	沈雁冰	21
反动?	沈雁冰	23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	沈雁冰	25
《文学论争集》导言〔节录〕	郑振铎	29
思想的反流	西 諦	31
新旧文学的调和	西 諦	33
血和泪的文学	西 諦	35
消闲?	西 諦	36
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	西 諦	38
“文媚”	西 諦	40

致郑西諦先生信〔节录〕	郭沫若	41
致《文学旬刊》编者信〔节录〕	李芾甘	43
“黑幕”书	錢玄同	44
侮辱人們的人	圣陶	47
上海事变与鴛鴦蝴蝶派文艺	錢杏邨	49
讀《啼笑因緣》	夏征农	63
今日中国之小說界〔节录〕	志希	69
論“黑幕”	仲密	73
再論“黑幕”	仲密	76

第二輯

小說逆流 录自《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版)	86
——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	
文坛上的逆流 录自《中国文学史》(中华版)	93
——黑幕小說与鴛鴦蝴蝶派	
辛亥革命后小說的反动 录自《中国小說史稿》	95
——“鴛鴦蝴蝶”派文学和黑幕小說	
对“名士派”、“鴛鴦蝴蝶派”的斗争	102
录自《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	
小說中的逆流 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稿》	108
〔附〕 逆流中的现实主义	
“礼拜六派”批判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	117
《辞海試行本》詞目四条 录自《辞海試行本》	120
“鴛鴦蝴蝶派”	

“礼拜六派”

“武俠小說”

“偵探小說”

第 三 輯

- 关于鴛鴦蝴蝶派 ····· 宁 远 124
- 我与鴛鴦蝴蝶派 ····· 包天笑 126
- “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 ····· 平襟亚 127
- 閑話《礼拜六》 ····· 周瘦鷗 129
-
- 《礼拜六》出版贅言 ····· 王鈍根 131
- 《眉語》宣言 ····· 132
- 《小說新報》发刊詞 ····· 李定夷 132
- 《紅杂志》发刊詞 ····· 严独鶴 133
- 花前小語(《紅玫瑰》編者話) ····· 赵荅狂 134
- 《快活》祝詞 ····· 周瘦鷗 136
- 玫瑰之路(《游戏世界》广告) ····· 136
-
- 一行书(写情小說) ····· 天虛我生 137
- 天网(社会小說) ····· 天虛我生 137
- 小說派別之滑稽观 ····· 程瞻盧 138
- 集錦小說溯源 ····· 郑逸梅 139
- 章回小說之回目 ····· 郑逸梅 140
-
- 稗品 ····· 郑逸梅 143
- 著作家之斋名 ····· 郑逸梅 潘寄梦 144
- 說林濡染譚 ····· 姚民哀 147

《中国黑幕大观》序一	王鈍根	150
《中国黑幕大观》序二	程瞻盧	151
《啼笑因緣》序	严独鶴	153
作完《啼笑因緣》后的說話	张恨水	158
一段旅途回忆	张恨水	163

第 四 輯

民国旧派小說史略	范烟桥	166
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話	郑逸梅	275
民国旧派小說名家小史	严芙孙等	452

附 录

鴛鴦蝴蝶派小說书目索引		520
北派作品		550
馮玉奇作品		554

第一輯

上海文艺之一瞥〔节录〕

——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魯 迅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紙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則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书五經，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还要做考試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詩之类。这是說，才子是公开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紅樓夢》，則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諱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曠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則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輕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們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們的行径，在才子就謂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象《紅樓夢》，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象賈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

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們又帮申報館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謎，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贈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三宝太监西洋記》，《快心編》等。現在我們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頁印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变了。他們发现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們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說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讀。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齋画报》，是吳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聞，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艙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則两个穿礼服的軍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鴿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們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謂“新学”——的人們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宝》，而影响到现在也实在利害，小說上的綉象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脸橫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

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剝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繪”（Ukiyoe）的影响。浮世繪虽是民間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視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个頹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頹废派的人們多是瘦削的，頹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慚愧，所以不喜欢。我們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吳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視眼，伸着特別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須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說，但也漸漸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則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調子——妓女要錢，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則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們之外，誰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說，那就是从英文翻譯过来的《迦茵小传》（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譯者說，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們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譯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譯者的大罵，說他不該全譯，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給讀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

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記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譯者故意不譯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了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說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說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虛我生先生所編的月刊杂志《眉語》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語》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紹介和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的別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却也因此而諾拉(Nora)似的跑掉了。

节选自《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

編者注：本文原刊1931年7月27日及8月3日的《文艺新報》周刊。讲演的日期据《魯迅日記》記載应该是这一年的7月20日，并非8月12日。本文收入《二心集》时作者作了較大的修改。这里节录了全文的前半部分，虽然具体談論“鸳鸯蝴蝶派”的文字不多，但对这一派的历史渊源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本文末段中提到的《眉語》月刊，創刊于1914年10月，是“鸳鸯蝴蝶派”杂志之一，主編者是高剑华(許嘯天妻子)，并不是制造“无敌牌”牙粉的天虛我生。